



ALTE LIEBE

老夫老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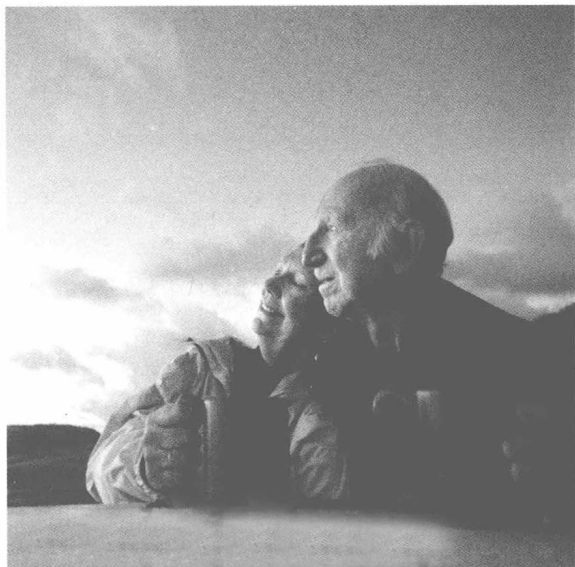
〔德国〕埃尔克·海登莱希 贝恩德·施罗德 著

高玉 译

Elke Heidenreich Bernd Schroeder

热恋并不难，难的是要搀扶走一生。
你的存在，是我最大的温暖。

 译林出版社



ALTE LIEBE

老夫老妻

〔德国〕埃尔克·海登莱希 贝恩德·施罗德 著
高玉译

Elke Heidenreich Bernd Schroed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夫老妻 / (德) 海登莱希, (德) 施罗德著; 高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7

(国际畅销榜)

ISBN 978-7-5447-5309-8

I. ①老… II. ①海… ②施… ③高…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48616号

Alte Liebe by Elke Heidenreich and Bernd Schroeder
Copyright © 2009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Pengfeiyili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444号

书 名 老夫老妻
作 者 〔德国〕埃尔克·海登莱希 贝恩德·施罗德
译 者 高 玉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刘文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24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309-8
定 价 34.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罗蕾

又是无休止的讨论，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去那儿。但是首先，我却需要仔细听这冗长的祷告，一遍又一遍……

我不想牵扯其中，我对这没有半点儿兴趣可言，她当然是我的亲生女儿，但她的私生活却离我渐行渐远，不知道她又是在哪个垃圾堆里找出了这个混蛋……

我已经听说了，但我宁可这么跟他说，哈利，闭上你的嘴，什么都不要说，拿上那封信，让我们直奔这场愚蠢的婚礼吧。是的，你说得对，这就是一场愚蠢的婚礼，但是它毕竟是我们女儿的婚礼，现在你再从头唠唠叨叨完全没有意义。

因为孩子的事情我们大吵大闹了一番。哈利的说法让我怒火中烧，即使他还没有张口表达，我也已经能够听到他要说的话了，我太了解他了。但是这次，他说得对，真该死，他说得有道理。

格罗莉亚的生活像一团乱麻，这也是唯一让我们担心的。她今年三十六岁，要结第三次婚，一次比一次糟糕。我感觉她这次又没找对人，这是一个母亲的直觉。肯定哪儿出错了。我们究竟对这个孩子做错了什么呢？小时候她是一个多可爱

的小姑娘啊，金色的卷发，水汪汪的眼睛，能弹奏优美动听的钢琴曲。我们从未逼她做任何事情。她想中断学业，我们同意她退学；她想去印度，我们也让她去了。我们总是让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许我们这么做是错的。她不愿意像我们一样生活。只要是孩子，都不愿意。但是，上帝啊，我们在以怎样的方式生活着呢，有那么差吗？我们的婚姻经历了风风雨雨，我们都六十八岁了，结婚那么多年肯定形成了固定的生活方式。而格罗莉亚已经要开始和第三任丈夫共同生活了。这中间无数的风流韵事不提也罢。我不知道该如何跟哈利说。那就干脆什么都不说。我让他读信。他必须现在就读。

我也是。

“你读完了？”

“读完了，当然。”

“说说都写了些什么。”

“罗蕾，我究竟应该说些什么呢？你是知道我要说的一切的。”

“她是我们的女儿呀，哈利。”

“她当然是我们的女儿，还会一直是我们的女儿。但是有一点你是一清二楚的：我越来越懒得关心她那乱七八糟的私生

活了。”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那你还问。”

“那我们不去了？”

“你要愿意，可以自己去，没人拦你。我是没兴趣再去认识一个王八蛋了，不知道她又是从哪个垃圾堆里扒拉出这么一个混蛋的。”

“她都三十五六岁了，或许……”

“她都三十大几，马上就奔四了，还是做这种不靠谱的事情。她干吗每次都要结婚呢？结婚难道不是一件很庸俗的事情吗？”

“我们不也结婚了吗？”

“是的，只结了一次，那时我们是因为爱情而结婚。”

“爱情。”

“噢，现在早就没有人因为爱情而结婚了吗？”

“结婚四十年后我确实就再也没跟你讨论过这个问题。”

“不是说了吗，你要愿意，可以自己去，我反正不想看见这个巴塞多^①。”

“是布雷多。”

^① Basedow，原为一位德国医生的名字，后来该医生发现了甲亢与病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将其命名为巴塞多症，此处表现了哈利对未来女婿的厌恶之情。

“布雷多，巴塞多，听起来就是前东德移民的名字，对吗？”

“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哈利，他非常有钱，格罗莉亚在信中是这么说的，她终于有人养了。”

“我没听错吧，她需要有人养着吗？她也是受过教育的人！”

“她上过三次学，但是都没有熬到毕业。她有了孩子，一直工作，你自己也知道，她的生活状况并不乐观，并不乐观呀。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有钱的……”

“比那个人渣好。”

“那个王八蛋！都二十年过去了，哈利，那时她才十七岁，我的天哪。”

“印度。在印度举行了糟糕的婚礼。我还不如什么都不说。”

“对啊，那就别说，反正我是得去。”

……

“婚礼什么时候举行？”

“秋天。”

“在莱比锡？”

“在莱比锡。”

“这个东德佬，除了有钱之外，他是做什么的？”

“她没写。”

“她没写，哈，那就肯定有什么不对劲。”

“哈利，我真受不了你。你坐下，我们平心静气地好好谈谈。”

“我并没有不平心静气地在跟你谈话啊。我没有，要不我自己会知道的。她提都没提劳拉。”

“当然，因为劳拉和弗兰克相处得很好。”

“弗兰克？”

“布雷多。”

“弗兰克·巴塞多。”

“布雷多。”

“老天爷，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她是我的女儿，这是事实。是的，我们还有一个外孙女。但是我真的没法再认真对待这件事，不能把它当回事儿。难道你还没有明白吗？”

……

“罗蕾，你到底明白没有？”

“我明白。”

“那就好。”

第二章 哈利

以前，每当我跟格罗莉亚闹矛盾时——我俩总是闹别扭——罗蕾都会问：“哈利，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谢天谢地，她终于不再这么问了。

我们什么都没做错，罗蕾。我反对你总是将已成年的孩子在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归罪到我们对她的教育上。我们给她提供了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我们一直支持她做自己想做的，从没有对她吆五喝六。她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长大，可以选择她想做的。我觉得，她身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不知道珍惜，因为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她理所当然应得的。我想起一件事，格罗莉亚快二十岁时刚从印度回来，她要走的时候，我对她说，孩子啊，以前你弹钢琴多好听啊，你没有继续弹下去，太遗憾了。她有天赋，不知道是从谁那儿遗传的。她唱歌很好听，很有音乐天赋。但是她说得对：你们应该逼我学下去的。哼哼！我倒想我们曾有过逼迫她学东西的经历。我们该逼她学东西！怎么个逼法？还有，用什么方式？用耳光，惩罚还是禁令？难道那时我们应该逼她完成学业？难道那时我们应该阻止她跟那个混蛋一起去印度？后来当她怀孕还不

到一个月，那个把她肚子搞大的小子却不告而别的时候，难道我们应该逼她堕胎？

快省省吧，这些事我们是一件都不会做的。我们专制而又曾经饱受战争摧残的父母曾经警告过我们不要这么做。在这些事情上我和罗蕾始终站在统一战线上——而在很多其他事情上，我们却针锋相对。当然，通常罗蕾更溺爱女儿、偏袒女儿。或许她有时也会因此反思自己在哪些方面做错了，但是她却说“我们”，她思考我们做错了什么。

如今，这个叫弗兰克·布雷多的家伙只比我小十岁，我们还不了解这个男人，到目前为止谈话中都没有提到他，半年前估计格罗莉亚自己都还不认识这个男人。弗兰克·布雷多，莱比锡人，将会在九月份和我们的女儿结婚，他们邀请我们参加这场盛大的婚礼。这件事情可以当真吗？这是格罗莉亚第三次结婚，真是小题大做，还用得着结婚吗！反正我是不知道她为何要结婚——我也不想知道。

弗兰克·布雷多，我在谷歌上查了一下这个人。他的父亲叫做埃克哈特·布雷多，在汉堡拥有一家地产建筑公司，名叫布雷多（汉堡）建筑公司（BBH），公司有一千两百名员工。儿子弗兰克·布雷多，是BBH莱比锡分公司的二把手，分公司有四百名员工。但是亲爱的罗蕾，员工中没有东德人。莱比锡，嗯，我想起来了，德国统一之后我的同事波伦茨从建筑管理局离开之后就去了那里。于是我给波伦茨打了个电话。

我得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信息！布雷多父子在德国统一之后重新夺回了一栋占地面积很大的“繁荣时期”^①别墅，弗兰克·布雷多接手了这片别墅庄园，将其修葺一新，同时也成立了这个莱比锡分公司。也就是说，他的职业就是继承财产，波伦茨就是这么说的。富人在东部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这很正常。波伦茨还说，弗兰克·布雷多是一个骄傲自大、惹人生厌的家伙。他总是自吹自擂、目中无人，因此最近被人揍了一顿。他未经批准就在自家别墅前面建了一块带有塑料草坪的网球场，网球场位于住宅区正中央。莱比锡城是不允许人这么做的。然后他就和当地政府部门打官司，自然就有机会和莱比锡的房地产业扯上关系，虽然没有占上什么便宜。波伦茨说，反正他肯定不会考虑拆掉网球场的。

接着波伦茨问我为什么对这个男人这么感兴趣。我说，他就快成为我的女婿了，我注意到他惊慌失措的语气。很明显，他想要收回一些刚才说过的话，但是我接着又说，没关系，波伦茨，反正我也没见过这个人，不认识他，我觉得自己也不会喜欢他的。最后，波伦茨又补充说，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帝国”^②公司，是根据他母亲的姓氏凯瑟命名的。帝国公司，名字让人过目难忘。

我要不要跟罗蕾讲这些事情，什么时候跟她说，怎么跟

① Gründerzeit, 1873年股市崩盘前德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

② Kaiserreich, 凯瑟的王国，字面意思为帝国。

她说，我通通都还不知道。或许让她在毫不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下去参加婚礼反倒更好。我反正得找个理由不去——或许推说生病，谁知道呢，到时候再看。

“她到底生活得幸福不幸福，罗蕾，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方面的消息，还是你觉得她幸福不幸福压根就无所谓？”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女儿第一次真正找到幸福生活。”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谢天谢地了。你从哪里知道的？”

“她说的。”

“她每次找到一个新的男人之后不都这么说？”

“没有。”

“有。”

“别跟我抬杠了。你也不想想，格罗莉亚年纪越来越大，也变得越来越理智了。她跟我打电话时，我感觉她已经变得非常稳重成熟了。以前她可不是这样的。”

“的确。”

“这多好啊。我问她突然遇到一个经济条件这么好的男人，有没有在相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她说，妈妈，弗兰克并不是经济条件好，他是富有，非常富有，但是这一点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他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的？继承的？”

“也有。他的父亲在汉堡做房地产生意。弗兰克是独生子，在莱比锡建立了一家分公司，他还在莱比锡有一栋别墅。”

“他们就住在别墅里。”

“对，弗兰克，格罗莉亚，还有劳拉。还有一些用人。”

“用人？我们那个行为古怪的闺女怎么能够跟用人相处得来？”

“她越来越大了，成熟了，哈利。那个别墅肯定非常大，已经修葺一新，作为地标性建筑需要人悉心照料，别墅周围的地皮很大，有很多马厩、一个公园和一间门房。你想想，房子前面还有一个私人网球场。”

“在居民区地标性别墅前面？”

“对啊，难道不行？”

“如果莱比锡允许市民在居民区中间建立私人网球场才怪呢。”

“我觉得，肯定会有人生气，但是反正网球场都已经建好了。可能弗兰克有关系吧，他找人将这块地方上报为‘条纹草坪’区。很奇怪，对吗？条纹草坪。不过我们参加婚礼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了，格罗莉亚送给弗兰克的结婚礼物就是一把高椅。”

“一把高椅？他打猎用吗？”

“不是，就是一把放在网球场上的裁判椅，别人打网球的

时候，他可以坐在上面当裁判——或者记分员，或者什么别的说法。”

“就像一个坐在皇位上的皇帝一样，他俯瞰着自己的王国，并为其打分。”

“哈利，我真无法理解你的冷嘲热讽。”

“刚刚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么一幅场景而已。对了，他是大块头还是小个子？”

“一般吧，就正常网球场那么大吧，我觉得是这样。”

“不是，我说的是女婿。”

“属于矮胖类型的。”

“格罗莉亚这么说的？”

“不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哈利，我们的女儿人生当中的这次突然转变也让我感到不安。我也有点儿担心她。”

“为什么？她现在终于有人养了啊。”

“就是因为她有人养了，我才感到不安的。”

“你认为，啊，我明白了，你认为她现在随便找了个有钱人，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人到底怎样。”

“我只想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我是否可以相信格罗莉亚的欣喜若狂。”

“那现在你搞明白没有？”

“是这样的，我给一个在莱比锡市图书馆工作的同事打了电话——我是在一次培训课上认识她的。然后我就问了她

一些事情。”

“哈，大侦探罗蕾，一位忧心忡忡的母亲。那她是怎么说的？”

“她说，实际上在莱比锡人人皆知布雷多家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德高望重的家族，二战以前，他们掌管着莱比锡的政治事务。二战之后逃亡，现在又回到了那个地方。她与弗兰克有私交。弗兰克非常大方，比如他为扩建图书馆捐了款，为莱比锡城做了很多贡献，他非常好相处，很受人欢迎。”

“但是矮胖矮胖的。”

“没错。”

“可能比格罗莉亚还要矮。”

“或许是的。”

“罗蕾，假如我们的邻居把他家房前的那一大片草坪改建成了网球场，你会怎么看？”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完全是另一码事。”

“假如我们坐在这里，网球从耳边呼啸而过。在裁判椅上坐着我们的邻居，他在大喊着：‘十五分，三十分，对战，平局！’你会喜欢这样的场景吗？”

“当然不会。”

“那大概莱比锡有些人也不会喜欢这样的场景吧。”

第三章 罗蕾

我沮丧至极，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是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我唯一的孩子将会嫁给一个有钱人，这个整天让我放心不下的孩子终于有人养了。有人养了。好可怕的想法。人必须得独立才行。格罗莉亚从来就没有独立过。她开始着手做了上千件事情，但是全都无果而终，自从她生了小孩之后，做过的工作薪水都少得可怜。这么看来，她从现在开始终于不用再累死累活的了。她的年龄也大了。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但是……天哪，我怎么会这样想。我脑海里怎么会出现这种想法，真是不知羞耻。尽管如此，我还是这么想下去了。如果她这次再离婚的话，那他至少能够补偿她一些钱财。我这一生一直在工作，难以想象要是没有工作，我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活继续下去。我需要图书馆的工作，图书馆也需要我在那里工作。如今那里没有人能够像我一样驾轻就熟地组织朗诵会。他们都太年轻了，工作一点儿都不积极，或者像克利斯塔一样体态臃肿、笨手笨脚、懒散成性。克利斯塔总是坐在那里吃东西。他们想让我退休，因为我的年龄好像到了——克利斯塔比我年轻十二岁，但是她却整天什么都不干，

啥都不干。他们应该把她赶走，而不是我。

反正我也不会让人把我赶走的。我还是继续去那里，图书馆需要我。克利斯塔应该跟马丁打招呼吗？我觉得我已经知道结果了。她手中正拿着一块咬了一口的脆皮蛋糕。她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他写的书，她是从网上才知道他的。

以前那个还使用索引卡片的时代多美好啊。我非常喜欢每一本书里放着的小卡片，从卡片的背面可以看出这本书被借出去的频率。如今，人们都坐在电脑前操作。而且现在还出现了电子书——天哪！是的，我承认，这是新时代。但是这个新时代却让我生厌。为什么人们都那么喜欢新出现的自动化呢？有什么好处啊？

唉，我的心情不好。这破天气、年纪，所有这一切，都影响我的心情。我感觉自己疲惫不堪，但是却不能跟任何人讲。毕竟在别人眼中，罗蕾一直是一个很强的人，没有什么罗蕾办不到的，甚至在哈利面前我也都装做无所不能的样子，要不他一个人压力太大。哈利开始变得闷闷不乐，他牢骚满腹，抱怨一切。有时候他会让我很生气，这次又是，是因为婚礼的问题。真让人忍无可忍，讨论过程耗神费力，讨论一番又有什么用呢？最终他还不是得跟我一起去。这次婚礼让我的内心充满恐惧。我居然也会害怕。但是我不能说出来。尤其是不能告诉哈利。